



# 20岁女儿挪用1700万元 成多个直播间 榜一大姐

## 父亲企业已经濒临破产



小朱与主播的聊天记录  
图片来源:受访者供图



4月20日,河南郑州市民朱先生陪同其20岁女儿小朱,到河南郑州市公安局惠济分局投案。

据朱先生介绍,2024年7月至2025年11月,小朱打赏网络主播及盲盒消费的金額累计约1700万元。这1700万元是其经营的公司的资产,目前他的企业已濒临破产,外边还欠着几百万元借款,而小朱依旧天天沉迷在手机里。经过5个月的思想斗争后,朱先生最终选择带女儿主动投案。他表示,自己已无力管教女儿,愿意接受法律处理,希望通过法律惩戒对其进行教育矫正。

### 女儿挪用1700万当“榜一大姐”

“她坐牢就是10年起,出来都30多岁了。但这1700万元是身家性命,没法跟债主交代,只有被定性为赃款才可能追回来。”4月20日,河南郑州市民朱先生陪同其女儿小朱,到郑州市公安局惠济分局投案。警方已介入调查。

朱先生介绍,小朱读了一年中专,辍学后在自家冷链档口负责出纳。2024年7月,小朱开始陆续挪用档口资金在直播间打赏、购买拆卡盲盒。截至2025年11月,累计盗用、挪用1700万元,成为多个直播间“榜一大姐”。

朱先生今年50岁,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辍学了,至今识字不多。经过30多年打拼,前几年到处筹钱,在农贸市场开起一家档口。

朱先生告诉记者,他与妻子早年离婚,后重新组建家庭,女儿小朱跟着他生活。2020年,小朱中专一年级读完后辍学,“我自己没文化,之前是找别人代管账目。2021年,小朱16岁,开始学着管账。2023年,我注册成立公司后,把公司的资金也交给她管理。”

“她常常坐档口里边在刷手机,有人靠近,就把手机扣在桌上。没有人知道她具体在干什么。”朱先生说,2024年夏天,他曾经发现账目异常,询问得知,小朱曾经给直播间陆续打赏过五六十万。

“她说知道错了,跟我说要改。我想着是自己的闺女,肯定不会害我,就没有换人管账。”朱先生说,那段时间档口积压了一万多件货物,没有什么大额的进货需求,他也就没有及时发现资金流动异常。

2025年11月,朱先生准备大批采购货物,找小朱支取资金,却被告知“账上没钱了”。

朱先生去银行打印账户流水,才发现从2024年7月到2025年11月之间,有1700余万元被支付给某直播平台了。大部分资金是从公司账户转到小朱账户后完成支付,还有部分是从朱先生的个人账户转出后支付。

“她在好几个直播间都是‘榜一大姐’,打赏了将近1100万。另外600多万,是玩拆卡游戏花完了。”朱先生介绍,所谓的“拆卡”,就是网友在直播间购买整盒的卡通卡片,主播在直播间现场拆盒,拆出的高等级、稀缺卡片,可以折现变卖,供玩家收藏。

记者注意到,因为小朱是“优质客户”,有卖家还专门为她拍了一期拆卡视频,评论区数百条留言全是夸小朱“太帅了”。

### 单日消费超2万曾一次打赏10万

朱先生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,2024年7月之前,小朱若干次消费,单笔数额在数十元到千元之间。7月17日开始,频繁出现单日数十次的高频率消费。其中,7月24日消费33笔,累计37278元;25日消费32笔,累计23265元;26日消费37笔,累计24117元。

截至2025年11月底,小朱基本维持着这样的频率和数额。大部分时间,她是从早上八九点开始消费,持续到晚上11点左右结束。偶尔一些日子里,出现了早上5点多或者夜里1点多也有消费的情况。最频繁的

一天,单日消费次数达到57次。

2024年下半年开始,单笔消费超过1万元的次数越来越多,多次出现3万元、4万元、5万元的单笔大额消费。其中,2025年3月、4月,多次单日消费超过16万元。2025年4月17日,最大一笔消费达到了10万元,当日累计消费达到14.64万元。这些消费方向,均是某直播平台或者该平台的商户。

朱先生告诉记者,收款方为直播平台的款项,均是直播间打赏,收款方是商户的是购买拆卡盲盒。“春节前,家人曾按诈骗罪报警,主播们同意退还部分资金。但后来,他们可能觉得够不上诈骗罪,又不同意退钱。”

朱先生说,小朱至今还是整天抱着手机,家人曾试图没收手机,她以自杀威胁。“她说坐牢也无所谓。但追讨钱款的时候,她有一个关系密切的网友,她在该网友身上消费50多万元买卡片,希望我不要找她这位朋友追款。”

### 女儿为何会沉溺在直播间?

朱先生坦言,自己文化有限,忙着跑生意,与小朱沟通较少,前妻也很少管孩子,小朱可能在家庭中有感情缺失。“那些主播、网友都捧着,陪她聊天到深夜,求着她帮忙冲业绩。她可能比较享受这种感觉。”

朱先生称,小朱在“SK之江路107”团播直播间打赏金额最多,特别是给团成员“江某某”“狐狐某某”的打赏。

与“江某某”几个月的聊天中,两人几乎每天睡醒打招呼,凌晨说晚安,其间聊日常琐事、职场八卦、团成员的cp以及装扮问题等各种话题。一段时间,江某某回复信息不及时,未主动发视频给小朱,小朱态度转为冷淡,几次表示不想再联系了、要删除微信,指责“你们团里其他人都回我,就不回”“不如我换一个人刷”。江某某反复解释、道歉,连续几天主动发信息分享琐事、分享个人视频,请求“俊宝理我一下”。后来,小朱指责江某某隐瞒与其他女生的关系,指责江某某哄自己帮忙刷票。江某某几次道歉,表示已经被公司约谈了,愿意给小朱写道歉信、买礼物。

与“狐狐某某”的聊天,同样是早晚问候,日常以“老婆、宝宝”之类称呼彼此。小朱刷票后,对方会反复感谢,认识一周年的日子,对方发来“一周生日快乐”。对方曾在考核期发信息求助。聊天中,小朱也曾埋怨对方“大忙人抽空才回复了我一下”。

朱先生表示,1700万元流失导致其公司经营陷入困境,濒临破产。更令其痛心的是,女儿至今未能认清自身行为的严重性,不仅拒绝停止观看直播,在家人与平台协商退款过程中,还明确反对退还打赏资金。经过5个月的思想斗争后,朱先生最终选择带女儿主动投案。他表示,自己已无力管教女儿,愿意接受法律处理,希望通过法律惩戒对其进行教育矫正。

目前,警方已介入调查。

属于特别巨大,两个罪名量刑都是10年以上。从本案看,她把钱挥霍了,拒不配合提供相关证据材料,客观上有间接故意。”

“主播、MCN公司、直播平台拒绝协商退款,家庭只能走刑事途径把小朱送去坐牢,才有可能将钱拿回来,时间会比较漫长,具体金额认定可能也会有偏差。”刘任重介绍,如果部分钱款是从父亲朱先生个人账户转出后支付给直播平台,可能会涉及盗窃罪,而盗窃罪的刑罚比较重,达到50万元以上就是起刑10年,两罪并罚的话量刑可能在15年到20年。

“服刑20年的话,这个小姑娘(的一生)几乎就毁了。要看她的家庭态度。主播、MCN、直播平台同样面临选择,因为定性为赃款的话,三方都要全额退款。他们也要考虑,是提前协商退款,还是等刑事程序走完再退款。”刘任重说,在互联网直播行业日渐发展的当下,这样的悲剧性事件并不鲜见,这对各个家庭、直播平台以及直播从业者来说,都应该是警示。

上游新闻·重庆晨报记者 沈度

### 律师解读

## 若是赃款需全额退款,小朱涉两罪或判20年

女孩挪用1700万元打赏、买盲盒,家长可以如何追讨钱款?直播平台 and MCN公司以及主播本人,是否有义务退钱?

4月20日上午,记者分别联系“SK之江路107”所属的杭州帅库MCN公司以及涉事直播平台。

通过杭州帅库MCN公司官网,记者发送邮件未获回应。天眼查信息显示,该公司还成立了多家传媒类公司,记者联系到一名工作人员,对方表示:“不用联系我们,直接联系平台吧。”记者再次发送短信,未获回应。

涉事直播平台表示,无法甄别消费

者资金来源的性质,如果资金涉及违法行为,会依法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处理。

北京安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认为,小朱已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,其行为涉嫌职务侵占罪,1700万元属于“数额特别巨大”,量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;如果证明她仅是暂时挪用,有明确归还意愿,则可能涉嫌的是挪用资金罪,量刑在3到10年区间。

“即便属于近亲属间的犯罪,取得家属谅解,也仅能酌情从宽,无法免除刑事处罚。”周兆成说,这笔钱绝非“泼出去的水”,家属可以通过刑事报案和

民事诉讼确权的方式维权。

周兆成认为,这1700万元如果定性为赃款,获益的主播、拿分成的MCN机构、从中收取费用的直播平台,均负有返还义务。“主播需全额退还,MCN与平台如果存在未落实实名认证、未对异常大额打赏做风险提示、放任主播诱导消费等过错,还需承担连带返还责任,即便部分款项已被消费,法院也会责令退赔。”

河南鑫汇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任重认为,小朱的行为更接近职务侵占罪。“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的区分,主要是看资金用途和去向。这个金额